

光影刻录伟大征程

——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创作回眸

■ 詹庆生

影片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类型片相嫁接获得初步成功,“新主流”电影初现端倪;第二阶段,突破期(2014—2016),《智取威虎山》《战狼》《湄公河行动》等影片连续取得成功,初步奠定“新主流”电影的基本形态;第三阶段,形成期(2017年至今),《战狼2》《红海行动》《金刚川》《悬崖之上》《长津湖》等影片大量涌现并产生较大影响,“新主流”电影作为一种电影新形态得到广泛认可。

事实上“新主流”电影并不只是军事题材电影,还包括《我和我的家乡》等国庆献礼片,《中国机长》《中国医生》《夺冠》《攀登者》《烈火英雄》等彰显时代精神和国家意志的影片,《送你一朵小红花》《人生大事》等“温暖现实主义”影片,《一点就到家》等聚焦扶贫攻坚、改革开放等主题的电影。这些影片主要集中在2019年之后才大量出现。相比之下,军事题材电影至少早了5年甚至更长时间。

“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实现了中国电影传统三分法(“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的一次大融合。它们在坚持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其他优秀类型电影创作经验,不断强化和提升类型强度、叙事强度、视听强度和军事专业性,使“新主流”电影较之传统“主旋律”电影在观赏性上有了质的飞跃。这些影片的艺术质感和精神气质都更加现代,更加适应当今世界优秀战争电影创作的趋势,也更能满足互联网时代观众的欣赏趣味。有的影片还包含着颇具艺术电影气质的实验性和探索性,如《金刚川》中的多线共时性叙事,《云霄之上》将极致的战争残酷性与诗意美学的结合,《我和我的祖国》对国家民族叙事中个体命运的细腻描摹等。它们既展开了对电影艺术性本体性的探索,又使自己始终保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之内,从而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转型升级。

一

军事题材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类别之一。曾有一段时期,在市场化浪潮冲击下,军事题材电影经历了发展低潮期。进入新时代后,军事题材电影很快迎来了一次发展高潮,迅速走出低谷,影响力不断增强。

从题材内容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题材占比比较大,可见红色历史仍是当下军事题材电影创作最宝贵的资源。在革命历史题材中,抗美援朝题材堪称近几年最具潜力的题材类别。从受众规模来看,《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合计高达2亿多观影人次,《战狼2》《流浪地球》分别为1.6亿和1.05亿人次。整体来看,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精品多,具有较大市场、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多。军事题材电影已成为新时代军事文艺甚至中国文艺中具有鲜明典型性的门类。

二

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推动了“新主流”电影的形成。所谓“新主流”电影,即以党史、军史、新中国发展史、改革开放史、新时代发展史等为题材,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内核,彰显国家意志、传播主流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以商业电影类型为形式载体,融入共通的情感表达,强化视听层面的观赏性,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影片。从军事题材电影视角回顾“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萌芽期(2009—2013),《建国大业》《十月围城》《风声》等

《中国蓝盔》等当代题材影片,则表现了全官兵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忠诚使命、矢志强军的豪情壮志。基层官兵形象多以英雄群像的方式塑造,这也是军事文艺人民性的重要体现。这些基层官兵有着共同的信念,又有着不同的个性和能力,他们是英雄群体中的英雄,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特质,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英雄品质的集合。

“新主流”军事题材电影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创新,是创造了兼顾主流价值和强烈个性的英雄形象。以《战狼》系列中的冷锋为例。他个性鲜明,不盲从命令而能进行独立思考,还具有非凡的个人能力,精通各种武器装备,近身格斗拳脚凌厉,以一当十。影片同时也强化了集体主义指向。军装、国旗等象征符号不断强调其作为中国军人的身份。他也并非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真正解决问题的并非个人,而是国家和军队,是舰长喊出“开火”后舰载发射的导弹,是包裹在手臂上的国旗,更是军人的使命、责任和荣誉。主人公既是极具个性的“刺头”,也是将生死置之度外、赴汤蹈火的英雄,既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又有着鲜明的国家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影片因而成功弥合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电影创作之间的观念鸿沟。

四

新时代军事题材电影的鲜明文化特征和精神标识,无疑是强烈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银幕形象塑造,从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新时代的中国形象。《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空天猎》等当代军事题材影片,强化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关联,强化了个体对国家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在《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等国庆献礼片中,日常生活、个体情感被表现得更加细腻,而且它们都建立在对集体历史记忆的认同之上,所引发的是更具普遍性的基于国家民族命运共同体情感共鸣。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短短3年时间内,包括动画电影、纪录片和网络电影在内的,已有《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跨过鸭绿江》《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等10余部电影问世,其中《长津湖》更是产生了轰动性影响并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纪录。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创作不仅是对过往战

尊严与提升文明。

《躬身》的立意,并未仅仅停留在对甘南“环境革命”的表象描绘,还进一步描绘了建立在传统牧业基础之上的未来高原牧业新愿景,这就是牧民职业化、饲草生产专业化的现代牧业。特别具有“绿色”发展意味的,是作品对甘南“全域无垃圾”的升级版——“五无甘南”(全州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和无公害)的描述。这不啻一场彻底的“纠偏”与“革命”——由清理生活垃圾开始,到以有机肥替代化肥、改良土壤的生产层面,以及禁用塑料、推广塑料替代品的流通领域,再到禁用或规范使用农药,建立可追溯系统的产品质量体系,最终是大气环境和水体达标的生活场域。此“五无”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基本面,其意蕴已超越了对环境的初级简单改良和急功近利的修补,是对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革新。从地域角度看,处于中国青藏高原生态脆弱敏感地区的甘南所进行的全方位“环境革命”,给予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以重要意义和深远价值。《躬身》对甘南“环境革命”意蕴的关注与揭示,亦与世界经典非虚构作品的生态观念和价值倾向高度趋同。在《躬身》里,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基于地球“生态共同体”意识,作家怀揣的忧患意识、人文关怀和使命责任。

《躬身》对于甘南“环境革命”理念和行动的呈现,有赖于对推动者、支持者和践行者群像的生动描摹。在作品

中,甘南州主要领导人为公、勤政为民的精神和气魄令人感动。除此之外,其他干部、企业家和普通村民的形象亦使我们记忆深刻,譬如以“环境革命”消除“视觉贫困”、帮扶临潭文化发展的挂职干部,致力建设贡巴小康村的县委书记,性格“刚硬”又不乏热情与活力的环保局局长,主动清理垃圾、确保拉卜楞寺“净土之净”的僧侣,回收牛粪、做大有机肥产业的董事长,保护环境公益协会的热心组织者等。作品细腻描述了这些性格鲜明的各类人物在“环境革命”进程中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的巨大变迁——一些人由开始“拾垃圾”时的不解、抵触、应付、消极怠工转变为积极主动、心甘情愿、乐在其中,即从基于外在工作任务的“要我做”变成遵从内心愿望的“我要做”。这也因此隐喻着城乡山水的洁净与身心的自尊自律高度融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在真实再现“环境革命”进程中生态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人物时,《躬身》叙述的真实性、可信度和说服力得以加强,文化化叙事的形象性亦得以凸显,最终就使得甘南“环境革命”的非虚构叙事得以落实、呈现并放射出异彩。

除却对人物的艺术再现之外,《躬身》对甘南“环境革命”描述的丰富性还体现在将诗意渗透于景物描写、富于戏剧性或冲突性的场面和细节展现等方面。《躬身》当中有着大量对包括山川河

流、花草树木在内的青藏高原自然风光的描绘。其作用一方面在于标定事物的地理、地域和方位,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以此来再现高原原生态旅游的奇观与美妙,农牧民日常生活的朴实、单纯与舒缓。因此,无论是其笔下表现的白龙江春天的美景,还是车巴沟如“神仙美地”般的祥云缭绕和山岩奇绝,写真美景的用意在于对保留完整的原生态“环境”的肯定,对美景被毁的痛惜,对“环境革命”意义的强调。在作品中,诸多富于戏剧性或冲突性的场面和细节被呈现出来。譬如第二章里两村村民因草场归属起冲突,第七章里护鸟者与盗鸟伤鸟者的对峙等。这些借力小说等文体表现手法的艺术再现,使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得到有效强化,也就在叙事风格层面上使《躬身》有别于新闻或调查报告文体,而彰显出鲜明的报告文学文体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似乎日渐频仍。如何纾解生态焦虑,怎样把握世界的未来,已经成为正在成为有责任感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深度思考的问题。《躬身》即是这种思考的一个代表。尽管它描述的只是甘南“环境革命”的个案,但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代表性。以报告文学的方式积极介入现实、回应现实,彰显了作家任林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展示着这一文体未来前行的目标和方向。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杨中标:文清丽的中篇小说《那些花儿仍在开》(《小说月报·原创版》2022年第11期)是书写女兵生活的,这在她的小说中是较为常见的题材。从《那些花儿仍在开》中能够看出,文清丽的写作积聚了足够的势能,流畅有力的叙事将读者的阅读猛地向上升了一把,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更丰赡的想象空间。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我”重上华山途中偶遇老战友、随后在老战友的带领下寻访老部队的过程,生动鲜活地塑造了一组女兵群像。这些人物的身份各有不同,文清丽的起笔、走笔和落笔都是如此的冷静沉着与不动声色,写出了质朴坚毅的军人本色。平实的语言、平实的故事里蕴含着浓郁的兵味,让当过兵的人读来大都感同身受。

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的真实更有赖于作家内心的真实,以及作家情感和精神的真实。作家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叙述才有可能让文学理想与现实关照相连接,让读者感到小说是一种亲切可感的存在。我们从文清丽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作家真实的自我,她的写作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写作。文清丽将女兵间的友谊和情感写得超凡脱俗、清新动人。一次次情节上的“反转”,揭示出掩藏在表象表层之下的真相。从矛盾、误解到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小说结尾处,在“八一”建军节联欢晚会上,一群老兵一起齐唱那首《那些花儿》烘托出小说的高潮。

在《那些花儿仍在开》中,小说情节的多次反转,使得人物性格鲜明突出。非常态的结构方式成为文清丽小说的亮点。文清丽在小说情绪的营造、节奏的把握、结构的搭建层面都颇具匠心,这让小说精妙的叙事逻辑冲击着读者固定的阅读思维,也吸引着读者的阅读。

《那些花儿仍在开》是一部女兵的成长史,小说中没有一句消极的语言,没有一丝悲观的情调。小说中最鼓舞人心,也最令人动容的是“我”与南雨桐的“非对称性竞争关系”。将女兵的“小心思”放大成女兵自我激励的“大心思”,是这篇小说的脱俗之处。南雨桐最终根据自己的心路历程写出了散文集《在少女花影下》。文清丽在这个小说人物的散文化情节的扉页上安排了一段题记:“有佳人,如镜如灯。”这句话可能是《诗经》中“有匪君子,如切如磋”的翻版,但应视作是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这里的佳人,不是个体的某位女子,而是一个女兵群体,像镜子一样互相照亮,像灯盏一样互相指引。这就在结尾处给小说注入了灵魂,使文字里潜藏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激励着读者沉思、前行。

文清丽的小说具有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温润质感。她的笔锋记录下绿军装一样鲜绿的岁月,传达出一种直抵人心的恒常的感动。

文清丽:《那些花儿仍在开》是我近期创作的军营系列小说第三篇。起因是去年下部队采访,从车窗外看到连绵的华山起,我的心就跳得特别快。30年前,我曾在华山脚下的步兵师当兵。就在那一刻,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要是能到我的老部队去看看该多好。理性马上告诉我,我的老部队已移防南方,而战友们大多数都离开了部队。

虽如此,采访之余,我还是顶着烈日去了我曾经工作的师医院。过去的院子长满了荒草,蜘蛛网蒙在了我的脸上,墙边的野花却开得灿烂。随行的同事是个爱美的女孩,她说,这些花让她想起了朴树的歌曲《那些花儿》,此话忽如一道光,照亮了我心中的激情,我顺口而出,我要以此为题写篇小说。

大学毕业,我被分在这个野战部队,从师医院到师机关,两年时间不算长,可是我认为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扎实的两年,我跑遍了分布好几个县的团队,亲眼看到了官兵摸爬滚打的生动场景。

在采访期间,我没有见到一个当年的战友们,他们如花籽散落在天涯,可是我深信,他们某一个时刻,会想起我们曾经的岁月,会忆起华山脚下,我们曾经一起打过靶,在长途拉练中流过泪;曾经仰望战车,想象炮弹离膛的那种璀璨的瞬间……

写作是为了什么?我以为是唤醒,是为了记下曾经美好的日子,对生命过往中那些心灵进行细腻的勘探,还原和再现那个时代和军营生活的肌理与质地。我想,把往事写在纸上,人们就不会忘记。当然,在我笔下,人物与原型已相差甚远,他们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故事。是我创造了他们,还是我的战友们

叙事的精准与深情

——关于文清丽小说新作的笔谈

成就了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说到美好,编辑与出版(则为你如花美眷)(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这本小说集的过程同样美好。我精选出这些中篇小说,如一手养大的闺女要出嫁;做母亲的叮嘱到夜半,感觉话尽了,可是第二天鞭炮响起,喜轿即将登程,母亲蓦然醒悟还有许多话没有给闺女说;又瞧给女儿做的嫁妆还不够漂亮,为她盘起的长发还有一缕乱了。从此以后,她不再独属于你了。她将在她的命运中,或悲或喜,而当母亲的,已不能为她遮风挡雨,所以总想在女儿离家时,做得尽善尽美。

这本小说集出版之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位即将嫁闺女母亲的母亲,突然间想写那。

收录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皆是我近两三年新创作的中篇小说,均在全国各大文学刊物刊发过,多数经感叹转载,且得了奖。说实话,选稿如淘金,生怕把最好的漏掉,对不起读者。编辑替我做了选择,精选的这七篇我瞧了又瞧,很高兴,我最钟爱的,基本都在列。

写作30年,全凭对文学的痴迷,单枪匹马横冲直闯。3年前,好像是春天,窗外海棠盛开,白云朵朵,我给年轻的大学生讲名作欣赏课。正讲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时,忽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阅读路径。这个路径,新鲜而陌生。它好似画,又好似迷宫,让我如新生婴儿般,重新打开那些我曾经阅读过名著,去想包法利夫人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去琢磨曹雪芹为什么要让很注意自己言行的大家闺秀薛宝钗大中午的坐在睡着了的宝玉床前,去注意安娜·卡列尼娜坐的火车锅炉在什么位置……

而我就在这痴迷般的解剖式阅读中,悟出好小说应当怎么写。再打量身处的世界,原来司空见惯的天地,陡然间充满了无尽的秘密。又细思周遭熟悉的人,跟过去看法也不尽相同。

重视经典,感觉好文章的美妙有如牛毛之细,脉络贯通,针线交织。知道的门道多了,下笔就不似过去那样率性而为,而是对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存了敬畏之心。渴望自己的作品,能让人迷醉,让人回味。就像我喜欢的女诗人李琦的诗那样平静、朴素、深邃、内敛、淡然,抵达人性的渊藪、事物的内核以及尘世的喜怒哀乐;就像我喜爱的秦腔著名演员李梅在《游西湖》中文武兼备的表演,甩水袖、卧鱼、吹灯……可以说,头头脑脑,枝枝叶叶,皆哉。

深情可以“续命”!唱戏、写作,莫不如此。而这两三年的小说创作,算是我阅读的开花结果吧。小说出集子,如把钟爱的孩子集中在一起,供大家评头论足,优缺点显而易见。作为创作者,我甚是不安。又想,集体亮相,如军列受检,体量有了,那么,孩子们,出发吧。好与不好,由亲爱的读者来评判。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近几年,中国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呈勃发之势,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任林举的长篇报告文学《躬身》(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9月)便是其中之一。与作者关注濒危野生动物东北虎生存状态的《虎啸》和粮食生态问题的《粮道》有所不同的是,《躬身》的聚焦点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全域无垃圾”行动。《躬身》以甘南当地治理乱搭、乱建、乱扔、乱排等“八乱”为描述重点,再现了甘南人对清洁无害环境的创设、对不良习惯的改变和破除,展示了由“环境革命”所带来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等。而探索观念变革、习俗转变、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则是由此生发的更为深刻的哲学命题。

在笔者看来,书名“躬身”的意涵有多重。一方面,是指其语义本身,即自己、自身俯屈身体,表示弯腰、恭敬、鞠躬等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特指甘南州“全域无垃圾”行动中人们弯腰拾垃圾的动作,以及在持续5年的行动之后,由这种具象的“弯腰”转变成为对自身进行反思“鞠躬”状的“环境革命”。此时,“躬身”这一动作“已经远远脱离了它自身所拥有的具象,变成了一种象征或隐喻”,这就是珍惜生命和敬畏自然、维护